璧水羣英待問會元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一

萃新門

時政急務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處急處暇之說○安不忘危治不忘亂祖宗猶以處急之心而處暇危而圖安亂而圖治今日毋以處暇之心而處急嗟夫優游暇豫之時固不可與艱難倥偬之日並論而拯危救急之心宜不可與安恬整暇之規共談也故當朝廷清明事事整理疆場綏靖物物又安于斯之時亦暇矣堅忍圖功未容以舒緩少之然處治安之日猶皇皇以虛花歲月為念享平寧之世猶汲汲以坐靡時日為憂凡有關於士

民習俗者靡不經意凡有繫於黜陟誅賞者靡不留神所謂
延億萬年之休者不容以頃刻置所謂固子孫永保之業者
不容以須臾寧此其用心深恐暇日之不常有也是之謂以
處急之心而處暇是爲孝宗皇帝之處淳熙者蓋如此乃若
時事孔艱件件有勞於區處變故沓至節節有費於支撑于
斯之時亦急矣並起圖功未容以張皇議之故覆危疑之機
一日當爲一日之事蹈艱難之運一時當計一時之功凡士
民習俗之未正者毋墮因循凡黜陟誅賞之未當者毋尚苟
且所謂回灾變爲休祥者毋膠故事所謂定患難爲安泰者
毋論故常此其用心深恐急證之未易療也是之謂無以處
暇之心而處急是爲聖天子之處今日當如此

機不可失之説○天下未嘗無極而不反之勢人主不可失極而將反之機嗟夫世道之否泰剥復相爲倚伏久矣有以迎其機則否可以泰剥可以復無以迎其機則否終於否剥終於剥此一機也英君誼辟所以凝神睇視而不敢失者也誰料方今事勢至此極耶將聽其極乎抑迎其機而反之乎靜念往失感懼時艱寶紹則失於徇端平則失於輕嘉熙則失於雜至淳祐則又幾失於玩外而邊陲侵擾之極內而根本虛耗之極紀綱極於弛習俗極於媮昔猶曆火今則火將燃矣昔猶震於其鄰今則震於其躬矣起而視之此何如時勢邪天運回春主上思與內外小大之臣一舉而新之傾否而泰出剥而復此其機乎然自臨御以來非不屬宣帝之精

未有可稱民安之實非不發憲宗之憤未有乾清坤夷之時
積習成痼今凡幾年新之機雖屢至而新之功則蔑如也
切實圖功之說○意向寄於虛而不足以集事國家固爲已
往之歲月憾意向主於實則猶足以辦事國家當爲方來之
歲月惜愚嘗遁處山林靜觀時變深竊歎夫前人之所以課
事功者此歲月也今日之所以課事功者亦此歲月也何前
乎此時則周岸先登矣今此之時而商川未濟焉前乎此時
則泰離已潰矣今此之時而漢腫方病焉坐守窮株稔成壞
證已往者固隨覽變換治局勉圖新功方來者當銘盤且夫
成湯七年而旱變消其或七年而猶成湯之旱者使其應變
非虛文則何不成湯之七年乎高宗三年而鬼方克其或三

年而猶高宗之鬼方者使其應敵非虛聲則何不高宗之三年乎玩縱度時指天威爲長物寛閑送日付事變於浮漚吾故曰發已往之歲月而不足以集事此意向客於虛者致之也然而禹八年而水患熄豈其過八年則禹不能以平水乎使其禦灾有實德則雖後禹之八年何害也越十年而吳國沼豈其踰十年則越不能以沼吳乎使其禦戎有實政則雖後越之十年亦可也着緊用工寳寸陰如尺壁趲前進步防過隙之白駒吾故曰惜方來之歲月則猶足以辦事此意向主於實者能之也

處暇整暇之說○有以暇處暇之規模有以整處暇之規模

今疆埸少息雖未如邊城晏閑之時而亦無烽燧甘泉之警

今農邑告登雖未如粒米狼戾之時而亦無旱乾水溢之變則以暇處暇今時若易然也然禮樂征伐雖未若小雅盡廢之時亦未若魚麗盛多之日政刑法度雖未若蕩無綱紀之世亦未若大道為公之時則以整處暇在今日可不加之意乎因少暇之時而欲為整暇之圖必以禮樂刑政四者而講明之可也初非曰閒暇則粉飾禮樂艱棘則修明刑政歧禮樂刑政而二之也

稽古偉議 周漢治具修廢○切謂當閒暇之時而急為整暇之圖者周之二君也當閒暇之時而緩為整暇之圖者漢之二君也成王當踐祚之後四方無虞董正治官以為立治之規模制六典以興太平須政刑以垂象魏宗伯之所掌司徒

之所教無非禮樂之事司馬之所職司寇之所聽無非政刑之事宣王當中興之後盡復小雅以為立治之根本開明堂以後朝會修政事以攘夷狄燕喜來歸之詩錫命入覲之寵無非禮樂之盛命官分土之事田獵征伐之功無非政刑之舉愚所謂當閒暇之時而急為整暇之圖者此也文帝承休息之餘禮樂可興矣然制度廢壞不植則僅少年慷慨流涕有請胡謙遜而未遑政刑可脩矣然貪吏受賂灞上兒戲奸民造弊侯國擅利胡因循而未誅宣帝當厲精之始禮樂可制矣然鳴鍾清滑傳呼夾道其如樂何祲威盛容金繒倍賜其如禮何政刑可修矣然流民雖貸或戶口之偽增屯田雖行或糴斛之張數廉吏雖詔或便文以自容其如政何因係

雖恤或巧心而析律兵華雖息或赤子而弄兵寬大雖務或苛刻以爲言其如刑何愚所謂當閑暇之時而務爲整暇之圖者此也

漢唐處暇茍安○夫彭城高會倉皇喪師諺曰此時之難未可爲也汜水即位帝業甫成茲爲何時以靜定憂勤者處此念當道之蛇既斬山東之鹿已逐四百年之社稷自我開創之也則守之以定行之以堅惟此時爲然夫何溺冠罵儒騎項枕宦君心既已玩惱田宅自汙日飲醇酒相業又復卑陋中葉以來殆又甚焉厲精思治始非不勤而車馬田獵玩物喪志甚者横道之死人不問而反憂皇於赤白交馳之時規模如此事業如此則難者未見其爲易晉陽起兵連和突厥

誘曰此時之難未易圖也四方甫定干戈甫息此爲何日以靜定憂勤者計此思創業之旣難念守成之不易三百年之天下自我維持之也則主之以一行之以專惟此時爲爾夫何好大喜功甘心十漸君道寖不克終踈慢嫵媚日閱訟牒臣道亦無庸取數傳而後夫復何望削平淮蔡志非不銳而臺沼自娛縱慾敗度甚者异鏄用而裴崔踈剥下媚上之事無所不爲規模如此事業如此則易者秪見其爲難此以巽懦之規模爲苟安之事業則天下之事雖易而亦難漢唐以來是也

法祖嘉猷 孝宗圖塈於暇〇孝廟能以歲月難得者爲惜故天變遝忠不常見於前日今日惟以歲月可玩者爲幸故天

變邊患乃常警於今日我孝廟之惜歲月者爲何如敬天一
圖朝夕觀覽仿懈怠也秋雨一詩厲志規恢示憂勤也久雨
昳睛三日默禱一息無間斷也將名軍籍逐月進呈無日不
申儆也秉此歲月辦此事功天變不旋踵而弭故二十年之
際且無可弭之天變邊患不移晷而平故二十年之際且無
可平之邊患今日奈何其不然邪以艱難變故之時勢謂可
苟免而幸之一念常錮於上下之胷臆以寬閒暇豫之日力
玩於尋常而惜之一字不挂於君臣之齒頰其弭天變也徒
曰今日玉食卻甘矣幸而事已變休則羅八珍列九鼎姑以
釋焦勞之思明日音樂撤備矣幸而時移景換則舞霓裳奏
庭花姑以洗鬱結之耳又明日便殿退省矣而日改歲迁則

御笑沓宴沉香姑以解憂悒之心以幸心而弭天變天變其可弭之乎其禦邊患也徒聞今歲調某戍矣幸而草青歛戍則撤虎牢撤樊城而經理之說姑詑於目前明歲移某治矣幸而清野少卻則破睢陽破垂瓠而進取之策已置之度外又明歲修其備矣幸而撤花得免則棄碻磝棄滑臺而取復之念不留於胷中以幸心而禦邊患邊患其能禦之乎

高宗秉機圖治○愚嘗有感於堅守規模愛惜日力之語請誦炎興時事證之乾度初中原莽爲盜藪江淮困於軍需王綱弛於崇觀朋黨之私士風媮於京黼賄賂之習觀時撫勢其不強人意者何限炎興天子所恃挽回大勢者惟以乘勢作規模愛日圖規恢爲念有相如綱亦日當惜寸分陰凡事如

立課程有臣如壽亦曰日月逝矣願以定規模爲急有將如岳飛亦曰今歲若不出師當納印請閒有帥如蕭振亦曰守蜀二年願留積緡以備軍旅迎此之機用此之勢則十三戰之雋功兩淮屯田之嘉計六察總臺綱之正群枉消黨錮之風氣象大非昔比矣嗚呼高宗當大勢久逸之後不五六年猶能起沉痼而蘇醒之今日席東南之全勢顧乃虛擲幾年之歲月反不如渡江航海時邪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失今不圖何嗟及矣

時文警段 剥必復復必泰○自古未有極而不反之理剥必復而剥亦未易復否必泰而否亦未易泰撫時察變今將反之機乎機將反矣而無以迎之此嘉熙所以非端平比而端

平所以愈不實紹若也淳祐改元又閱幾禩識者方以有成之機望之何為氣象日非駸駸嘉熙下邪邊陲擾而根本虛紀綱弛而習俗媮不能不重識者之慨嘆然而其責亦有在矣大臣玩於專閫誠布公者誰歟百職玩於苟悉心體國者誰歟監司守令玩於貪布宣德意者無之邊閫將帥玩於怯措置戰守者又無之一失於專再失於苟三失於貪四失於怯噫天下事堪幾失而幾誤哉

蕘實以去四弊○今日之病何如哉夫兵者國之精神也而今則隸於三衙散於諸軍老弱未汰虛額尚多[illegible]戍風未洗也吾之兵虛矣財者[illegible]也而今則版曹之尺之[illegible]儲[illegible]有修繕無節錫予無常鹿皮白金之

術亦窮也吾之財虛矣食者國之命脉也而今則中都之倉廪之陳淮甸無耕屯之收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唱籌量沙之計難行也吾之食虛矣將者國之爪牙也而今則九重有拊髀之思將帥無殺身之勇望壁束手執戈醉心口尚乳臭之子皆是也吾之將虛矣一身之間四病交攻莫非虛證是皆意向篤虛之過也然則去此四病當如何亦日在於實而已夫萬形皆有弊惟實不容泯用之則治捨之則亂由之則安背之則危亘古窮今只此一實理耳必自強不息法乾之行斯謂之實或作或輟非實也必立不易方體恒之久斯謂[illegible]實有勤有怠非實也運世剛健不沮撓於紛擾震撼之衝[illegible]其精神不淡感於回護隱蔽之際而後為實事勢僅定不[illegible]

轉而爲膠擾治且粗修不可轉而爲蠧玩然後爲害
及時以修邊政○孝廟惜歲月以辦事功故能無不可支持
之邊患今敢不亟愛日力以立備禦之功街亭違節山斧敗
績一日而之將才非所以重邊閫也則搖選將帖刊諭帥臣
何可不如我孝廟棘門兒戲徼戍子虛一日而缺兵籍非所
以壯邊勢也則賞鐵簾射御日石閱何可不如我孝廟鹿皮
太輕流馬彩繼財用一日而不豐邊備空歟則撥行宮米以
助軍食支內庫錢以激士卒不孝廟不可也甲冑網絲鎖伏
拖蠟器械一日而不精邊防踈歟則呈三司戰馬以觀武藝
節一已接用以佐軍需不孝廟不可也如是則何憂乎邊患
自今一日之惜一日淳熙也一歲之惜一歲淳熙也如立謀

程如理家計改紀氣象斬然精明靠實工夫不可疎鹵則目前未平之邊患易亂為治俄頃間耳不然陸宣公有言貧困循而不能矯失則終有大患覆轍蹈而不思出險則必無久安消惡運過亂原者宜於此慨然矣

綺語驪珠

付時事於嬉笑　亟為救焚拯溺之良圖　不沮不挫

玩禍機於尋常　力求支傾補罅之至計　勿畏勿懦

潛觀密察以致其慮　以履冰蹈虎之歲月　決水救焚

堅忍力行以責其成　用冀枋興燕之規模　纓冠解鬬

臨深淵而幾墜　不懲創於既往　變生而憂變已而休

寢精薪而將燃　不畏沮於方來　敵來而懼敵去而侮

施爲注措之必審　不以浮言而動搖　以剛大存心
主張把握之必堅　不以禮意而遷轉　以堅定圖治
政令數易而事功汗漫　精神者常新
規模靡定而人心危疑　靜止者常一
甲兵之事日至廟堂不知幾警而幾玩矣
變異之書屢陳剡奏不知幾惟而幾玩矣
結纓整冠之能勿以施之焦頭爛額之時
纚趨尺步之規勿以用之救死扶傷之日
當今獻策力爲靠實之政〇是必堅吾心之一實而銷天下之百妄主吾心之一實而去天下之百虛倚駕虛之危欄歆靠實之警枕以此爲練兵之規模則柳營榆塞爲氣百倍必

有如三千騎蹀血虜庭者而吾之兵實矣以此為理財之規模則貨泉帑水滂滂常流必有如斡運江淮以濟中興者而吾之財實矣以此為足食之規模則飛芻輓粟士飽馬騰豈無如轉漕關中給食不絕者而吾之食奚患其無實備以此為任將之規模則虎帳沉幾折衝千里豈無如統兵八千破淝水者而吾之將奚患其無實才一規模莫非實而曰兵曰財曰食曰將四者之虛一轉而為今日之實矣不然君臣上下規模慨縮意向銷腐責實功業略不究心閒暇歲月終成虛擲而徒曰今日欲責實明日欲務實不過談河畫餅耳何益於事哉吾恐天下之勢日蹙於一日天下之弊歲滋於一歲惜曰今日處雖安知後日不愈難於今日也起今之疾在此

一劑救令之敗在此二者著靠實規模此今日第一策也
事急圖之以急〇革政事之弊固急而回天人之勢尤急政
事者國之支節支節解緩固不容一日不責其平天人者國
之命脉命脉危殆豈容頃刻而不冀其續厥今天變亦云屢
矣揆之國家盛時不既急乎然求之弭變之道不過曰避殿
減膳也不過曰引咎責躬也吁此故事耳使故事可以回天
心則自茲以前災變亦嘗見故事亦嘗舉柰何至于今而未
回也厥今邊患亦云極矣揆之國家盛時不既急乎然求之
制變之道不過迎其來而淸野俟其至而閉門吁此下策爾
使下策可以弭邊患則自茲以前韃虜屢嘗攻下策屢嘗用
柰何至于今而未息也天人之勢若此國家命脉僅一髮爾

是必絕絲竹音刻金翠記以剛制其欲卻便嬖寵倖內侍權以剛去其私則天變可回是必揭選將帥刻諭帥石以剛立其志賞鐵簾射核屯田實以剛行其權則邊患可定天人之勢既回則國之命脈固矣然後有關於政事者以次行之支節其有不平復乎

急圖責實之治○倚往事之危欄欹後圖之警枕謀國者當念過客之光陰毋自子虛其時月高祖不吃五年之緊則帝業窠洋老於關中之高祖太宗不趲四年之急則治效鴉炙終於晉陽之太宗生平雄武心覽鏡朱顏在正當着鞭功名之日某到窘處迫別有轉身路何可忍為弛擔經綸之時博不得盧豈無雉采轍雖前覆猶有後車尚不能忍東隅之痛

而遠桑榆之圖則吾恐往者不可諫來者亦難追矣草茅孤忠敢此嫠緯繼自今日以往華清游宴湖山歌舞知其能牿我旦氣也則絕之魚軒請謁鼠社依憑知其能穢我天眞也則屏斥之夫如是方謂應天之實否則具文引咎啼鳥好音故事省躬説悔止渴此虛耳非所以爲實也繼自今日以往虎帳蕭疎油幢凋落知其不足以護我風寒也則易置之士卒驕脆餽運枯楞知其不足以備我秋高也則揀汰之夫如是方謂應變之實否則亦手貪功捕風捉影虛聲恐敵畫餅充飢此虛耳非所以爲實也

生意收結 合君相以務實○雖然人主有責實之心大臣當任責實之職蓋人君不能獨運非宰相何以仰成若濟巨川

必得舟楫若支大厦必籍棟梁矧當擾攘變故之秋尤賴康
濟圖終之輔是責任不可不嚴也側聞今日臣往往徇私而
忘公徇身而忘國爲孫弘之阿諛則有之而玄齡持美效君
則未能也爲王衍清淡則有之而丙吉同心輔政則未聞也
此何如時尚可以徇駕虛之意向乎愚願今日大臣自今以
往力圖實政堅此實規必如伯禹之誓師振旅奚患兵未強
必如周公之六典理財奚患財未裕如蕭何之轉餉不絕奚
患食未足如裴度之請身督戰奚患將未勇不然上而人主
有責實之心下而大臣無責實之意吾恐東南半壁之天下
機𫎇尚換奄奄生意終無蘇醒之時也詩云彼日斯邁而月
斯征敢誦此以爲今日大臣勉

人主大臣之責○抑又言之國天下之治在人主輔天下之治在大臣昔魏相在宣帝時謂陰陽不和咎在臣等於是四方或有災變輒奏言之與丙吉同心輔政共成中興今之大臣能以丙魏爲心則天變不足憂矣昔裴度在憲宗時謂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於是用李愬雪夜入蔡遂擒元濟今之大臣能以裴度爲心則邊患不足憂矣訏大臣一身係天下之安危若此故曰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惟坐廟堂者圖之宗社幸甚愚不勝惓惓

經傳格言 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傲是自求禍也（公孫丑上）因時制宜者爲政之上

務孫紹傳王者察時而立政唐齊澣傳既

歷代事實

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匡衡傳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偏物急先務也孟盡心上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繼之捄當用此也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無捄敝之政也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董仲舒策太史公曰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高祖紀叔孫通與魯諸生共起朝儀有兩生不肯行通笑曰

若真鄙儒不知時變諸弟子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本傳陸
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
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本傳太史公曰參為漢
相國清淨極言合道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
下俱稱其美矣史蕭曹傳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婁敬委
輅脫輓掉三舌之舌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
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
之儀得也甫刑廢漱秦法酷烈至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
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世則悖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
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謬矣本傳雜晁錯說
文帝曰方今之務莫若重農欲民重農在於貴粟以是觀之

粟者政之本務食貨志晁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本傳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又云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無以易此又云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時務也賈誼傳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景帝紀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于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武帝贊武帝詔曰方今之務在於力農以趙過為

搜粟都尉（食貨志）詔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武帝紀）、策賢良曰今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今子大夫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之不同考之於今而難行（董仲舒傳）董仲舒公孫弘兒寬三人此儒者通於世務（循吏傳序）孝昭委任霍光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光知時務之要與民休息至始元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議鹽鐵而罷榷酤（昭帝紀）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伯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元帝紀）王吉上宣帝曰陛下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

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其務在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本傳）

魏相好觀漢之故事以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事奏請施行之（本傳）今漢承周秦之弊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偽當世治之所務也（鼂錯）（策）

崔寔明於政體論當世便宜事數十條名曰政論指切時要云聖人執權遭時定制受命之君每輒創制中興之主亦匡時失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以伯政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林）

司馬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諸葛孔明龐士

元也蜀諸葛亮傳人厭隋亂而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有以憑藉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歟祖禹論太宗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魏謠曰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至是天下大治帝曰此謠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本傳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為先權德輿傳太宗即位召名儒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事唐儒學傳太宗曰秦漢以下不足襲也三代得失何者為當魏證曰若擇前代憲章發明王道則宜請以周禮唯所施行中說新唐書元宗召姚崇咨天下事袞袞不知倦時承權戚干政之後綱紀大壞崇先有司罷冗職修制度擇百官各當其才由是天子責成於下而權歸於上矣唐書李白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唐書德宗初令待制官外更引朝集使二人訪以時政

得失通鑑陸贄曰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此誠當今之所急也奏 憲宗時李翱條復太平大略今陛下既以武功定海内若遂革弊事復高祖太宗舊制云 云數引見待制官問以時事通壅蔽之路太平所以興本紀 憲宗嘗問所以治亂杜黃裳因推言王者之道在修己任賢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是由紀律設張赫然中興傳本 嘗盛夏對延英帝曰朕欲與卿謀天下事乃眞樂也上同

皇朝典章 太祖建隆三年問趙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戰鬬不息普曰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惟稍奪其權收其精兵寳訓 太宗淳化四年上曰今亭障無事但當修德以來遠上同 眞宗咸平四年田錫因召對曰陛下春秋鼎盛若師皇王之道

則十年必致太平(通鑑)真宗問李沆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言行錄)呂端相爲持重識大體真宗嘗召對便殿訪國大事經久之制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通鑑)仁宗慶曆三年既擢任范仲淹韓琦富弼等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數令條奏當世急務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且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能也上再賜手詔督促其當世急務有可建明者悉爲朕陳之既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使疏于前仲淹弼退而列奏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長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減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續綱)治平四年神宗即位問王陶以時事陶請謹聽納明賞罰通下情勸農桑(續綱)熙

寧元年上謂文彦博等曰當今理財最爲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　富弼入見上問以治道弼以上銳於有爲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上問所先弼曰阜安宇內爲先王安石入侍上曰方今治道當何先對曰以擇術爲始上曰卿試詳言施設之方對曰願以講學爲事二年安石見上論天下事曰天下風俗法度一切頹廢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　元豐八年哲宗即位太皇太后問司馬光所當先者光曰今日所宜先者莫若明下詔書廣開言路又呂公著上十事太后曰更張何者爲先公著奏曰青苗免役之法行而取民之財盡保甲保馬之法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鹽之法行而奪民之利悉尤宜先革者也　高宗紹興五年上

曰虜已退遁當乘此時大作規模措置改聖孝宗隆興元年陳
康伯等奏曰比因北帥書來有意祈和陛下思恢復一開虜
詔喜見顏色正欲休兵息民以荅天戒臣等謂自今以往尤
當信賞必罰以作成人才選勵兵將以激昂士氣均財務農
以愛惜公私之力庶幾今日之和猶所以成他日之恢復惟
在力行上曰朕意已定正當因此興起治功改聖乾道六年張
栻奏曰當先立一定之規模周密備具按而行之若農服田
力穡以底于成上曰變者舉棊不定猶且不可況謀國而無
定規乎改聖淳熙十二年陳居仁劉子乞略細務上曰今之要
務不過擇人才正紀綱明賞罰更賴卿等留意改聖今上季冬
雷發駭於衆聽少陽驟洩允謂非時今避正殿減常膳以見

勑已自約恐懼修省之意若政有失而行有過其令中外小大之臣暨彼黎庶悉意以陳　民苦科糴特除其令但令依時價招糴平量此後常切遵守不毋科抑務存恩信　國家以仁立國其待士大夫尤為過厚可令三省將見在謫籍之人及追奪停罷之人與酌情牽復一次

先正建論 太平興國六年田錫上太宗曰今輒以軍國要機朝廷大體布在一疏上達四聰伏乞陛下察而恕之容而用之臣所言軍國要機者一論宜恩賞平河東之兵朝廷大體者四一論宜惜經費之用二論宜令臺諫百官各振其職三論重創省寺用列職官四論釐革鐵枷之法免傷皇風經濟錄

景德二年陳充上眞宗曰方今天下庶官錢穀刑獄兵農租

賦咸遵詔條悉叶程式至使小有壅遏自可懲革如人之肢
體平適膚革充盈偶生微病不患難療臣以為今天下但
恭勤而守之足彰社稷之慶黔黎之幸也續綱寶元元年宋
祁上仁宗曰聚天下莫急於財鎮天下莫切於兵制四夷莫
神於幾任天下莫謹於官今財已匱而不肯計兵甚冗而不
能擇機至而不敢謀官濫而不知選而執事者但能計小利
審省小經費群對而旅前取旨而奉行日循一日歲循一歲
陛下又不念此寧是朝廷福耶　嘉祐六年司馬光上仁宗
曰臣切以國家之事言其大者遠者則汪洋漫落而無目前
朝夕之益陷於迂闊言其小者近者則叢脞委瑣而徒足以
煩瀆聖德失於苛細夙夜惶惑口與心謀涉歷累旬乃敢自

決與其受苟細之責不若取迂闊之譏伏以祖宗開業之艱難國家致治之光美難得而易失尤不可以不謹故作保業隆平之基因而安之者易爲功頹壞之勢從而救之者難爲力故作惜時道前定則不窮事前定則不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故作遠謀燎原之火生於熒熒懷山之水漏於涓涓故作謹微象龍不足以致雨畫餅不足以療飢華而不實無益於治故作務實合而言之謂之五規此皆守邦之要道當世之切務也通鑑嘉祐八年司馬光上英宗曰今日初臨大政四海之人拭目以觀傾耳而聽擧措云爲不可不謹易曰君子作事謀始召誥曰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夫爲政之要在於用人賞善罰惡而已三者之得則遂

近翕然向風從化可以不勞而成無為而治三者之失則流聞四方莫不解體綱紀不立萬事隳頹治亂之原安危之機盡在於是蘇文熙寧二年蘇軾上神宗曰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臣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綱紀而已宋元祐二年朱光庭上哲宗曰臣切以當今圖治之先於擇守令郡守得其人則千里受其賜縣令得其人則百里受其賜朝廷更新法度惠養元元獨於擇守令所當先務者而反後之此臣之未諭也經濟錄建炎元年李綱上高宗曰今日中興規模有先後之序當修軍政變士風俗邦財寬民力政澈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選監司使吾政已修然後可議興師係年錄呂祉上高宗曰臣聞治道之要先自

治而後治人兵家之法先爲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臣所謂先自治而後治人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莫急於形勢故一曰形勢日者命諸將分屯沿江得之矣然此特形勢一事若軍政不修恐亦不可恃故以軍政次之軍政之修在擇守將故次以將屯田乃宿兵之先務故次以屯田宿兵既多則生財必有術故次以通貨然生財莫如省費欲將士用命蓋在謹賞屯兵以當大敵而保守鄉井助戰策應以防賊兵衝突不可無民兵故次以民兵防固吾圉欲知賊之動息則不可無斥堠故次以斥堠若欲知賊中虛實乘利進討則不可不遣間探故次以間探終焉凡茲十事此今日所當行闕一亦不可也朱熹上孝宗曰臣切觀今日諫諍之途尚壅佞幸

之數方張爵祿已至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以是四者觀之則德業未可謂修朝廷未可謂正綱紀未可謂立凡古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夷狄之道未可謂備是則臣之所深憂也不識議者亦嘗以是聞於陛下之聽否乎臣願陛下三復詩書之言以考所行之失而求所以修德業正朝廷立紀綱者加以開納諫諍黜遠邪佞杜塞倖門安固邦本四者為急先之務治其本而毋治其末治其實而毋治其名[illegible]集張栻上孝宗曰臣所謂經營措置之方則有本末條貫實事焉非腐儒玩歲愒日之說也一曰實於修德二曰實於立政三曰實於用人四曰實於備禦此四者乃切要之務恢復之本若其條目則有不能遽數者矣南軒集陸九淵上孝

宗曰救宿弊之風俗正久隳之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必不能一旦盡如其意惟其趣向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庶以歲月乃可望其丕變 象山集 葉適上光宗曰陛下以為今果何時歟果微弱歟則意固在於強大矣果分裂歟則意固在於兼幷矣果讐恥歟則意固在於報復矣果弊壞歟則意固在於振起矣在陛下審觀而已然則謂今之時為中國全盛夷狄賓服者臣恐其名託之而實非也謂治國之意當維持保守之兼愛休息之者臣恐其形似之而實謬也在陛下果斷改為而已 財心 淳祐廷紳言鴻鴈嗸嗸使臣之責王命施惠司牧職務固結人心以為保障實今日之急務也　廷紳言欲扶植國家艱難之運須收拾文武纖細之才是故諏諮

廣則名實較薦進衆則毀譽公然後所薦者可備選論之數所用者可供緩急之需　廷紳言出長入治之選方勞當饋之思折衝敵愾之儲亦勤拊髀之歎臣以爲苴玩習之弊正當破常法之拘攣欲收群才之用尤當合衆人之聞見　廷紳言望陛下亟發明詔内則侍從以至省郎外則監司帥守及前任執政又命三衙諸帥與環尹閤職洎外之帥閫邊將各舉所知其已著聲名已當事任者不必復薦　廷紳言今日急務固非一端其大者尤當以人才爲急矧内治未修外患方熾環視庶列動輒乏才此爲何時可不亟慮而儲之乎廷紳言當今之事其最急者非韃虜之侵陵楮幣之折閱乎非人才之寡乏俗染之貪黷乎　廷紳言振衰微之運者不

可用盈成持守之規模拯艱難之勢者不可胥閒暇圖回之氣象　廷紳言謂大投艱非循常襲故之比撥焚拯溺豈安行徐步之時今日之事正蘇軾言自非滌蕩振刷卓然有立未見其可也臣敢畫三說以獻一曰去形跡二曰作氣勢三曰尚功實幸求用而力行之

文集菁華蘇東坡云方今天下何病哉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厭之而愈不立也今世有三患而終莫能去其所從起者則五六十年矣自宮室禱祠之役興錢幣茶鹽之法壞而天下常患無財自澶淵之役北虜雖求和而終不得其要領其後重之以西羌之變而邊陲不寧二國益驕而天下常患無兵自選舉之拘格嚴而吏於法不忘於功名自

考功課吏之法壞而賢者無所勸不肖者無所沮而天下常患無吏夫所貴於立者以其規模先定也思治論横渠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之可以行于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文集潁濱云堯之世洚水爲害以愚言之堯之爲國當日夜不怠水耳今考之書觀其爲政先後命羲和正四時務農事蓋其所先也未及命鯀以治水鯀九年無成乃命四嶽舉賢以遜位四嶽稱舜之德曰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堯以爲然而用之君臣皆無一言及於水者舜既攝事黜鯀而命禹降水以平天下以安堯舜之治其緩急先後於此可見矣使五教不明父子不親兄弟相賊雖無水患求一日之安

不可得也叙致堂云元德崎嶇戎馬之間如神龍在陂澤無所因而飛騰也降於呂布歸於曹操借身於袁紹爲客於劉表兵日以弱迹日以孤而氣不少挫志不少懈悲功業之不建悼歲月之如流終能取分於孫權曹操之間魏然鼎峙此光武所謂有志事竟成者歟管見錄

定齋云可使人君憂天下之未治不可使人君幸天下之已治憂則思幸則忘幸之之心生則憂之之心略矣唐太宗之致治其初也君子以爲可喜其終也君子以爲可戲喜之者以其憂心之生於未治也戲之者以其幸心之生於既治也一年之旱二年之蝗三年之水太宗之未治也獨能無憂心哉仁義挺行則曰既效內外少安則有德色太宗之既治也獨能無幸心哉厲精思治

之説崔植所以稱太宗者非溢也自正觀之始言之也吾之所以嚴太宗者非矯也自正觀之末言之也植言其偏吾責其全其所以厲精思治者不難於未治之初而難於既治之後也

時政急務二　以君相事業立説

策頭 君天下之道所主貴乎一相天下之道所主貴乎公惟主乎一則卓乎天地之運循環不能移昭乎日月之明陰邪不能蔽浩乎江海之量穢菲不能倦此心之一惟二帝四王能之惟主乎公則冢宰以制機務不以頃刻而變持衡以稱物情不以偏黨而狥調羮以和衆口不以外議爲非此心之公惟伊傅周召能之若夫二而不一則朝更暮改道旁築舍

矣跋前疐後一指大股矣甲可乙否等門調瑟矣萬全之畫茫然四維之慮尤岌元康初志飄搖神爵之矜夸開元無逸淪胥天寶之後麗譙之末一識者每於此憂之至於私而不公則可否不辨泛泛河中木矣是非徇從局促轅下駒矣訏謨未遑氷炭而枘鑿矣一定之計未聞五技之窮巳見太平莫致諉於無象之可言見書之希託於時事之無關謀之未公識者尤於此凜凜

策段 且漢唐一代之興其為創業中興亦一代之盛事是豈可以易言哉得秦鹿於群雄競逐之秋禪隋鼎於四海糜爛之日左縈右韃櫛風沐雨高祖太宗之創業夫豈偶然匈奴積慢而一旦屈膝諸鎮跋扈而一朝授首雷厲風飛天造神

斷宣帝憲宗之中興亦豈幸致乎尚論其故則股肱羽翼扶前規後隨有臣如蕭曹適與高祖遇也腹心委任彼謀此斷有臣如房杜適與太宗合也總領衆職科瑣邊吏則成宣帝厲精之治者非丙魏乎削平僭叛力贊大謀則濟憲宗惟斷之明者非裴度乎使四君而不得諸賢之力則固無以建非常之業亨艱難之運使諸賢而不遇四君之明則亦何以立不朽之名垂無窮之績哉由此觀之則古今天下信矣其非大功之難立而嘉會之難逢也○五代之季亂離斯瘼海内靡沸黔黎灼爛天意欲使一統而我藝祖出焉受命之日兵不血刃市不易肆人見其創業之易也不知雪夜扣門席地論事所以共植我宋之天地者有人焉誰居其趙普乎陽九之

戹誰生厲階文物腥羶中原不悉天意終祐正統而我高宗
興焉一馬渡江駐驆吳會立基水洋人見其中興之易也不
知居中運數指陳大勢所以共復我宋之山河者有人焉諸
知其顧浩數公乎噫歟休哉極古今興創之大功君臣會合
之盛遇盖未有如我宋比也近年以來犬羊侵突輿地日蹙
鴻鴈哀嗸我民無鳩起視四顧不惟爇祖金戈鐵馬之所經
營者不復今壁而高宗麥飯豆粥之所收拾者亦成破釜吾
皇撫此之機盡愀然自咎曰惟天惟祖宗全付有家吾何邇
封之有昔纘我有召而周彼與治內有稱而越復強今予圖
復古之功盡亦責任大臣可也然必臥薪嘗膽肘志撥亂后
而克艱則大臣雖欲辭難不可也吾相當此之時盡慨然自

厲曰王室之不壞伊誰是賴展四體以共王事亦其廢豈是為菑穆公進帶武之規山甫補衮職之闕今子佐復古之功益亦責難於君可也然必毀家紓難乃心王室臣而克艱則大君雖欲逸樂不可也

事勢 五帝仁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五伯不及其臣故任之以事晁錯策舜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臣作朕股肱耳目又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益稷謨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大禹謨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王褒頌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咸有一德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說命文

武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康王之誥召公為保
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　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
相待而成也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前漢贊
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為治練群臣核名實而魏相總領衆職
甚稱上意相傳唐三百年輔弼者不為少獨前稱房杜後稱姚
宋何哉君臣之遇合蓋難矣姚宋贊太宗用元齡如晦輔政而
能興仆植彊使號令典刑粲然罔不完可謂名宰相君明臣
良志協議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房杜贊　李珏曰祖宗倚宰
相天下事皆平章君臣相須所以致太平也珏傳本朝太祖建
隆二年范質奏曰宰相所以上佐一人開物成務長編太宗端
拱元年上諭趙普曰朕若有過卿勿面從古人恥其君不及

堯舜卿其念哉眞宗祥符九年上謂王曾等曰王旦事朕多歷年所自東封後朕諭小事一面專行卿等當謹奉之退而謝於旦曰上之委遇非曾等所知也　仁宗慶曆四年始范仲淹以忤呂夷簡放逐者數年及陝西用兵天下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罷乃召還倚以爲治中外想望尤切而仲淹亦感激奮遇以天下爲巳任遂與富弼日夜謀慮興致太平至和二年仁宗新相文彥博富弼麗籍曰陛下旣知二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兼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上曰卿言是也編年　髙宗紹興四年上曰君臣之間當至誠相與事形迹庶可同心協德以底于治聖政　三十二年孝宗即位陳康伯請解機政御筆曰太上儲卿以佐朕卿遽力請

豈朕涼德不足與圖治太上御筆曰皇帝以卿元老耆舊宿
任機務留卿之意甚堅上同今上特令聘旌四馳召爲省至國
政之改紀豈武備之敢忘宥密之司倚以内重天時弗若咎
證彰明朕方祗畏譴告莫遑寧處執政大臣翼宣道化當思
所以轉灾爲祥者以稱朕意易大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
修省而況於非時發聲乎朕甚懼焉執政大臣其相與圖所
以銷眚異者交修予罔予棄　廷紳曰陛下主張公道收拾
人才經理軍務弘濟艱棘東西二府委任得人凡理内禦外
之謀與化善治之務所宜汲汲深究及時圖回　廷紳言陛
下收攬權綱政紀國政思與一世人才圖回治功伏願亟與
宰臣講求規畫凡有關於宗社大計條具以聞陛下參其先

後緩急之序爰日以圖之　廷紳言自昔聖賢相逢未嘗不以誠相與以道相孚襟抱洞開略無疑忌故有元首股肱之稱況今日時事所謂危急存亡之秋要須上下一心中外戮力猜防之私弗設疑畏之念弗形則庶幾可以防蠧弊而起事功　廷紳言君臣相餝惟是幾康國家閑暇當明政刑而況四郊多壘百度弗正之秋乎畢力扶持同心輔翼則治勢日進而日新　廷紳言人臣專權固非與望避權亦非事宜牧守監司缺員甚多茶鹽楮券積輕已久夾袋所録相與審量對證有剩何妨瞑眩推慶曆之事而主於可行平元祐之舟而勿使偏重此其時也　夏竦云公孫弘起於徒步屢歴顯位輳固攻其短汲黯訴其僞自知無功以故設東閣假待

賢之名以誘士夫之譽夫待士者育其才觀其能採其謀而行之擇其賢而進之故平原下士而得毛遂以安趙郭隗禮賢而得樂毅以伯燕弘爲相六年史籍所載游其門者卒無一人豈無賢乎當此之時匈奴冦邉諸侯咸恐弘未始定一計以安之豈多士無謀乎於戲仲舒之徒賢人也弘乃陷之寧有進人之意耶蓋釣名任詐之術後世美之而已

其獻策收結段等並見第一套

時政急務三

策頭以古人治内之規模爲規模而後内治政之無不舉以古人禦外之謀略爲謀略而後外禦之效無不成何者今之天下即古之天下也同此天下則亦同此規模而亦同此謀

略也何古人之可為而於今則不可今何古人為之若是其易而今日用之若是其難推原其故殆必有其由矣使吾之治內者無一之不修則畏天之念切切于心愛民之憂甚於憂己廣覽博聽而吾之闕過者無或遺則以古人治內之規模而於內治之實政其誰曰不可使吾之所以治外者無一之不備則訓練士卒而吾之兵已強任選英豪而吾之將以勇豐其儲藏而軍旅之食以足則以古人治外之規模而成治外之實效又誰曰不可

策段 思昔宣王武帝之時旱既太甚數有災祥天變之來者不可忽也民散不安其居百姓失職不贍人心之流離者誠可憫也衮職有闕數陳便宜而直言之進者又不可以或廢

也今觀其遇災而惻側身修行夙夜兢兢靡有驕色非徒爲是之畏謹也以爲不若是則不足表吾憂民之心也洒不有規諫鳴有誨求言納諫以輔不逮非徒爲是之多事也以爲不若是則不足以聞吾之過失也則二君之强於爲善安有不同者乎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匈奴數寇百姓彼患然觀其當時禦外之策則鉦人伐鼓陳師鞠旅其視期門羽林虎賁騎士之精無以異也方叔率止召虎來止救之蒲類祈遝等將之勇無以異也申止峙粮漸田米畓較之屯湟中田車師軍食之足又無以或異也則二君之利於禦寇又安有不同乎夫情有進退則事有廢成意有作輟則功有難易故人主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孝宗每以自勉而吾皇

之行道猶若其難至祖宗法度乃是家法孝宗每以自守而吾皇之守法猶困於多更孝宗之賞罰曰朕本無心隨事以施而吾皇之勸懲有時而未公孝宗之核實曰納言試功此毀賞之政而吾皇之綜核猶有所未盡建康戰船每加修葺其與今日之舟師才精者不侔也牧馬孳息為利甚博其與今日之馬政未善者不同也屯田非但為積谷計諸軍在邊教養有以為用詔漕臣視所部如一家周知經費而通融其有無其與今日之耕屯未富餉運猶艱者不可同日而語也夫孝宗皇帝之心即周文武之心故孝宗皇帝之治即天保采薇之治吾皇遠以文武為矜式必近即孝宗以為塗轍斯可矣○其惟吾皇以自強之志強本朝以自治之策治夷狄

于茲有年矣寅御基圖夙祗天戒而見於御札之諄復其畏天之心未始一日或替也薄歛恤刑申敕郡邑見於綸詔之温告其憂民之心未嘗一日或忘也他如求直言訓士卒擇將帥貯糧食屢見於廷紳之抗疏是誠可比隆於成周而遠過於漢室也夫何虜數大入蛇豕荐食連年遵養而卞乘之膚功不奏虜自内訌馬牛逋逃越境願附而五單于爭竄不可乘無以來塞下之欵朔無以遏涇陽之侵軼得非今之事猶有未盡者歟抑亦欲治外者先於治内誠有如識者之所言歟

事繫 周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詩敘采芑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内修政事外攘夷狄

復文武之境土詩車攻序 齊威公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
法前漢刑法志 秦孝公內立法度務耕織修戰守之備外連衡而鬬
諸侯賈誼論 始皇內興工作外攘胡越收太半之賦發閭左之
戍漢書 漢之盛世得理內禦外之術後書篤論 文帝後元二年詔夫
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內勤勞不處本紀 文宗曰去河北
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本紀 本朝太宗淳化中上謂侍臣曰國家
邊事不過外患皆可預防惟奸邪內患深爲可懼帝王用心
心須謹此 高宗嘗諭輔臣曰自昔中興豈有無宣力於四
方者朕觀宣王東攻一篇可見唐肅宗雖不足道能用郭子
儀李光弼以復王室卿等當熟講利害 寧宗嘉定八年詔
曰昔文王武王治內治外成功可覆茲固二后憂勤之所致

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

令上　朕以菲薄嗣守丕基今二十有二年夙夜寅恭不敢

寧於上常念厲精求治是究是圖庶幾保乂我有家㒓𤼵𠁅

廷紳言蠢玆蒙韃爲國家患十年于玆矣貪利好殺人神共

憤切惟制勝卻敵謀略雖屬之邊臣而禦侮折衝機括則在

乎陛下陛下之德未見其日新則何以望天意之回陛下之

政未見其日舉則何以望治功之起荀撥亂不自其原治國

不先其本無怪乎夷狄之侵暴中國有勞而未艾也　廷紳

言切聞近日流民自淮入浙所在充斥群行聚處往往丐食

於有粮之家沿邊之芻牧非良清野之難狙始滑豈特諸郡

被害實爲𢇍甸深憂矧蘇常安吉之間寇盜非一防秋不遠

邊哨臣測內外如是胡以為計臣謂宜選委監司俾與奉使共議措置　廷紳言切見浙西境內時有盜賊近者崐山縣劫掠熾盛臣料此等兇賊多鄉里惡少與夫潰卒流民挾剽悍之資懷等死之念嘯聚得志必為亂階今淮地氛寇之處既動偏禦王畿腹心之內豈可更有憂虞所合急作措置廷紳言東西二府委任得人凡理內禦外之謀所宜汲汲采究及時圖回欲望陛下常切告戒俾各推誠勿形迹上無負聖主之責下以慰中外之望治　陳公輔云復境土非難復祖宗治道為難是故輕其徭役薄其稅斂祖宗所以厚民今軍行未已征賦煩重將何以厚民亦曰擇親民之官減無功之祿可也員闕有限人才無淹祖宗所以待士也今貪多

闕少不免滯留將何以待士亦曰抑倖進之門嚴選試之法可也祖宗之賞勸有功今賞有不當其功者陛下慎其賞可也祖宗之罰懲有罪今罰有不當其罪者陛下明其罰可也將不可不任必如祖宗之駕御庶幾皆奮而立功兵不可不養必如祖宗之簡練庶幾皆精而可用士大夫節義喪矣非若祖宗之時臣願陛下思所以激勵之褒崇忠良屏除奸佞則節義興矣天下風俗壞矣非若祖宗之時臣願陛下思所以振起之公道行乎上誠心達乎下則風俗厚矣以至陳爲綱紀列爲分守發爲詔令著爲刑政本末先後大小精粗凡治道之本末合乎祖宗者必有以復焉則朝廷清明海宇安靖德澤純被皇靈遠暢以至削平僭僞威服夷虜尚何境土

之不復哉

其獻策收拾等叚見前第一套

壁水羣英待問會元卷之一

萃新門

時政急務四

以邪正消長立說

名流舉業

【冒頭】君子之未得志也識者安之知其剝之後當爲復也君子之得志也識者危之知其泰之後將爲否也昔者聖人之字易其於剝復泰否之間固已深寓其意矣夫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數奇陰數耦奇一爲寡耦二爲衆寡則易負衆則易勝陰爲小人陽爲君子故君子常寡小人常衆君子易負小人易勝消息盈虛之理然也吁正陽行夏萬物相見而沍水窮寒之鄉無復陰鬱極盛之時也未幾而凄然爲

秋則氣沉寥而木黄落矣回而思之其去盛夏幾何時哉皎日當午六合宣明而妖狐孽禽之類無不潛伏極盛之時也未幾而暗然向晦則鵂鶹群而狐狸號矣回而思之其去停午幾何時哉

策段 易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嚴者謹其身也不惡者平其心也漢唐君子往往得志之時而被患反甚焉者良以不能謹其身平其心以防小人之奸而反墮小人之計爾蕭望之常得政矣而乃夸己自高不防恭顯之窺伺非平心之道也喜人附己而輕信鄭朋之容悅非謹身之道也則望之之敗望之有以取之矣如陳寔之得政也上書斥奸以宣布於天下即其疾惡之尤甚則非平心之道矣竇武封爵子弟

未免過制即其處事之可議則非謹身之道矣然則陳蕃竇武之敗亦豈非有以自取之乎會昌之際德裕為相一時善類固恃以為宗主矣而德裕恃已自驕待人太忌恃巳自驕則不能謹其身待人太忌則不能平其心白居易賢者也而爾以黨人排之白敏中佞人也而乃以私意悦之此德裕所以不免也　我朝熙寧以前君子極盛之時也不待言矣建中以後乃君子極不幸之時也不忍言矣姑以元祐紹聖之間言之可乎方元祐之初司馬公既相之昔時所指為流俗而横遭擯斥者皆得以引其類而聚於朝天下傾耳拭目固以為太平之可日月冀也司馬公幸於㒲時切於用賢勇於去邪急於變法不復慮事勢之反覆不復顧奸邪之窺覦固

嘗有言曰天若祚宋必無是事此其心固可以質諸鬼神而參諸天地矣然自遠慮者觀之則亦無乃失之太驟邪未幾諸賢互爭而川黨洛黨之名立矣小人有黨而君子亦有黨邪鄰里之奸僮僕之欺方乘間伺隙乃不深爲禦侮之方而自爲鬩墻之爭平乎事勢相激或者倡爲調停之說至楊畏再引鄧溫伯李清臣則小人長而君子消矣故元祐之後爲紹聖者諸君子始失之驟中失之爭而其終卒至於此也

自端平之初君子之勢轉而盛非君心一振起之力乎而中國之勢反不與之俱盛此亦可疑也自君心之未底於定故不能不以用君子爲無益焉是既一失矣暨于淳祐以來夷狄之勢轉而衰非君心一幹旋之功乎而小人之勢反不與

之俱襄此再可疑也使君心而終未能定則又將以用小人爲無傷矣是堪再失之乎世變反覆如輪如雲時序推遷倏炎倏暑吁可畏哉累朝諸賢豈切敷陳凛乎不敢少緩者此其爲上心慮至切也愚故擇其有補於今者而終始以聚之

事料 彖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易泰 舜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書禹謨 漢翼奉上論邪正封事曰臣聞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知下之術在於六情十二律而矣本傳 劉向上封事曰今賢不肖渾殽邪正雜揉忠讒並進決斷狐疑分別猶豫本傳 武宗即位德裕戒帝辨邪正正人既呼小人爲邪小人亦謂正人爲邪正人一心事君無待於助邪人必更爲黨以相蔽欺以是辨之則無惑矣辨邪正專委任而後

朝廷治體本朝仁宗明道二年龐籍奏用人宜辨邪正分朋黨慶曆間蔡襄言君子進則天下泰小人進則天下否陛下退一邪臣進一賢人而舉國歡忻者豈以一邪一賢獨能關天下利害乎蓋以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而天下不泰者無有也　神宗熙寧元年錢顗言臣聞治道之要在知臣下之邪正而審察君子小人之分而已也巧詐辨給者謂之奇才可乎聚斂應濟者謂之稱職可乎沉靜端厚者不可謂之無能砥礪名節者不可謂之迂闊一惑於此足以累於朝政也　熙寧二年上曰大臣正要與朝廷分別邪正邪正分則天下自治　熙寧元年富弼言天子無職事唯辨別大臣邪正而進退之此其職也　哲

宗元祐四年范祖禹曰臣聞邪必害正正必去邪自古以來未有邪正並立而可以爲國者也雖堯舜在上未嘗無小人唯能使小人無勝君子所以治也雖桀紂在上未嘗無君子唯能使君子不勝小人所以亂也　元祐六年王巖叟奏事日曰陛下今日聖學正爲理會邪正二字正人在朝則朝廷安人君無過舉天下有治平之理邪人一進類聚者衆上下蒙蔽養成禍患之漸矣　高宗紹興十三年上曰爲政之要在辨忠邪治亂所由分也　孝宗乾道四年上曰小人而有才虎而翼者也人主之要在辨邪正八年上曰人才要辨眞僞分邪正最不可以言取人　張栻上孝宗曰臣聞去邪勿疑固聖人之明訓大往小來又人主之當察蓋其來也必有

其故思其所以往來之故則人之情狀畢見而壅在之門可甚矣　今上御筆國家以仁厚立國其待士夫尤爲過厚爲臺諫者自當平心公論旌别淑慝　廷紳言爲君之難在乎知人邪正雜揉則薰蕕無並進之理任用或失則榱棟有必拆之憂自非明哲所照灼然於任用之初追其委任非人積誤稔敗至於顚覆而後悔則已無及　廷紳言陛下聖度如天虛懷無我然所以翕受人言者姑泠然而納之歟抑將雖然而求用也人之言亦多端矣有朴拙而可采者有辨給而無實者有遂志而非道者有逆耳而利行者有淡薄而難聽者有衒飾而易悦者有揣摩以迎合者有偏駁而懷私者有確直而不移者有隱情而變遷者惟陛下平心而立其衡物理

而明其鑑使是非邪正瞭然莫欺而後人才可任廷紳言陛下聖明洞察事理仰思祖宗三百年培養人才之本根改弦而更化當饋而嘆之才舒廷紳正人之氣扶天下公論之脉此人才一泰之機也大道公行而任官惟其人務自上出而爵罔及惡德然必謹審以障其奔競之瀾必澄擇以塞其徼倖之路果君子耶祿之任之持久以試之勿爲異論之動搖果小人耶屏之斥之重罰以錮絕之勿使夤緣而後用 孫洙云才者君子小人所同有也端閎深肆恢廣博太極百事之變而該萬物之理本統仁義而出入道德時至而應事起而辨者君子之才也強剽暴悍巧給便佞察於一理辨於一事而不足以廣業時出異計以動上作爲小利以趨功示足

以合變通治者小人之才也　誠齋云坎卦九五以剛中之德又有九二剛陽之臣其濟有餘矣然僅能無咎者陷於上六六四群小人之中九二以一君子不得勝衆小人唐之代宗文宗是也代宗陷藩鎭之險而未能出惟郭子儀可以出之然子儀自險於朝恩輔國讒波之中文宗陷於宦官之險而未出惟裴度可以出之裴度自陷於程异元植浸潤之內然則二君其如群小何二臣其如二君何

時政急務五　　以飭政治原立說

策頭 天下之勢惡乎定曰定于理天下之理惡乎定曰定于心人具一心心具一理理具一天天定固能勝人人定亦能勝天人主之心所以主宰乎是理者也即吾之心則何以通

天之心通天之心則内而兵民之心外而夷狄之心無二理也吾之心主宰未定視時而爲之酬應隨事而爲之區處則將膠膠擾擾之不暇何以定天下之勢哉是故論勢莫如論理論理必先論心

第一段 蓋聞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豈先勞而後逸歟及觀文王曰昃不遑暇食武王夙夜祗懼未嘗有逸樂之時也何則中國未寧文武則加勉於君臣朋友禮樂燕飨之間夷狄未附文武則加詳於將帥遣勞戍役往還之際始於憂勤文武之所知也終於逸樂文武之所不知也故中庸之論文王曰純亦不已書之論武王曰不敢替厥乂德如使文武之在當時方以憂勤自居即以

逸樂自快則志向不勝其二三矣烏得謂之不巳烏得謂之不替也哉　夫治莫純於唐虞三代之盛美莫駁於由漢迄唐之多疵然其所以間得者皆其君志向之專一者也其所以未能無失者皆其君志向之二三者也紛紛成敗盛衰之變未易槩舉姑以漢室一代觀之文帝之清靜致化一規模也武帝之才畧馳騁亦一規模也各行所知若未見其相過者然匈奴和親之初文帝之恭儉愛民未常爲之增益匈奴渝盟之後文帝之元默自持未嘗爲之渝變志向專一而不二其文帝之謂乎武帝初有上嘉下樂之志而土木神仙之役反於暴秦同一荒迷外有施仁行義之名而多欲內縱之私反於威文同一矯僞則方作而忽怠既動而遄息有不勝

其駁雜矣要之文帝庶幾終始惟一之意故名雖不足而實常有餘武帝毋徇乎聲色化民之末故外雖有餘而內常不足以是推之則歷代之是非難易有不難辨矣孝宗之天下內熙外恬垂澤無疆而今日之天下內虛外動尚勞講畫何也豈非孝宗之志專一不二而吾皇之志猶未免雜出於憂勤逸樂之間乎且貴爲天子孰不驕樂以自娛而孝宗則曰人主不可驕縱驕縱則一事不成富有天下孰不能燕暇以自怡而孝宗獨曰正當因此興起治功念精神之如在覩規範之昭垂豈非吾皇所當善繼而善述者歟飲酒過度未嘗不悔孝宗之立志也吾皇旨酒戒色能不肆情於後庭宴游之時乎東橋花開未嘗往觀孝宗之立志也吾皇愛惜日力

能不懈弛於時久意怠之日乎　共惟聖天子淵衷凝粹神用周流斡乾坤於不動聲色之中和庶類於一視同仁之際自昔人主往往私富貴以自娛抗崇高以自暇而吾皇加軫羣生日汲汲乎文武治內之規矩天下是以咸知吾皇之德自昔人主往往急近功以自安喜目前以自是而吾皇垂憂邊境日遑遑乎文武治外之事業天下是以咸知吾皇之威確然意向之專也肅然念慮之一也以此求道道無不洽以此守法法無不精以此賞罰宜勸懲之必公以此綜核宜名實之各當備物致用舟車宜無一之不稱足食足兵耕餉宜無一之不豐

事料　黃帝曰朕齋心服形思養身治國之道孜孜欲治其國者

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大學）楊子曰四海爲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孝至篇）董仲舒曰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賢良策）徐樂曰賢主獨覽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修於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本傳）匡衡曰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本傳）房元齡問化人之道曰正其心（文中子事君）憲宗問裴垍曰爲理之要何先曰先正其心（通鑑）本朝神宗熈寧元年錢顗上十事二曰正心御下治國如家（本傳）曰正心以正朝廷修己以安百姓豈虛言哉　二年程顥言欲治天下者必先正其心心既正則邪僞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追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伯

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術石以爲王也　四年范育言心術者爲治之本也今不務此專欲以刑賞治民此天下所以未孚也　元豐八年哲宗即位呂公著論爲治之要曰脩身之道以正心誠意爲本其心正則臣庶罔不正　高宗紹興十一年上曰治天下當以清淨鎮之昔人有言省事莫如清心朕當躬行此語　孝宗淳熙七年說正心篇論黃帝無爲天下治上曰所謂無爲者豈宴安無所事之謂乎頃今上詔雷發非其時仰臣僚各陳所言無隱奏云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恐懼者實志之動於中修省者實事之見於外側聞宮中飲酒頗減於昔果有之乎有之則是心可以爲禹憂勤頗加於昔果有之乎有之則是心可以爲文王即是心而充

之則實德修而天變弭　廷紳言世之將治其亦也有端其成也有候而所以運其機者係乎人主之一身夫身者天下國家之本而心爲身之本欲妙其所以運天下之機其必自心始方寸之間神明不測操存舍亡機括甚微使義理會融私欲消釋則酬酢泛應各有尺度而可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矣　廷紳言人心虛靈孰不具衆理以應萬事而所具者易湮沒所應者易以差繆何也蓋事理莫不有當然之則毫釐之差千里之繆所關於國家天下之事其弊可勝救哉是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其用在新民其極在各止於至善不可以不察也夫以陛下前乎此非不銳然英明勵精聽斷也非不奮然作新與民更始也然頒明德新民之事俱未能

各止所止是豈大學之教無益於人之國家天下哉抑亦始初清明之見本末先後終始之不審而習及仁守勇以行之者有未切實耳　廷紳言天下之事變無窮人主之志慮易惑圖治不可太銳責效不可太速視聽不可以不一取舍不可以不明情欲之牽制者不可以不勇決嫌疑之間隔者不可以不決袪國是之出於公共者不可以不力扶體統之在所當正者不可以不早辨以任賢使能為中興之基則不可以不守信必而示勸懲天如是則政與德以俱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不必至輕於變更而蹈往轍之失也　廷紳言外之險朋以去而內之陰邪未除則本心外物界限終未嚴天理人欲情勢終未勇人心道心出入間耳憂樂易位其偶幾

何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陛下之立心當如之易之恒曰風雷恒君子以立不易方陛下之立德當如之立心立德無愧於易可也　楊子云天下雖大治之在道四海雖遠治之在心是故聖人之心與衆人異雞鳴而起孜孜於學問者士之心雞鳴而起孳孳於職業者卿大夫之心無思無為也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聖人之心矣心猶衡也物平則衡平心猶鑑也形正則鑑正海內至大萬幾至重物情至夥持吾心以應之苟不能持以正直則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漢顯宗之察慧唐德宗之猜忌漢元帝之優游不斷唐武宗之好惡不同漢世宗之甘心夷狄唐文皇之好大喜功此數君者其心初非不正也一淚於喜怒哀樂

之私而是非則即貿亂昔之所謂正者亦倏然而枉矣

時政急務六　　以課實功實立說

策題 既難得之歲月而不及為其失在於事虛議論愛方來之歲月而亟可為其得在於立實規模議論事乎虛前日之所以失也規模立乎實今日之所以得也　共惟主上惟時如舜惜陰如禹日不暇食如文王自嗣服以來勵精為治逮今日計其歲月之久課其效驗之著此漢可興禮樂之時此唐治平富足之時此越王聚教訓沼吳之時而邇日以來雷震非時淫雨彌月天之變若渝矣襄陷蜀破江孤淮危地之勢若蹙矣民瘠矣曷蘇息之兵弱矣曷練習之舊楮新楮並行曷流通之眞韃與僞韃交攻曷攘卻之環視四境無一差

強人意事其實少年所謂胡可謂治劉賢良所謂將變將危者乎然而其弊亦有由矣蓋自更新以來類以議論勝議論莫盛於我朝承平之時亦莫盛於今日多艱之際議論盛而事實少無怪其然也

策段 漢之宣帝閱歷深而君道明更張多而政理審其於閭里奸邪吏治得失如大明當空毫髮無遁故於總攬權綱之日極其勵精圖治之勤考試功能樞機周密故一時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三代而下文理密察未有如宣帝者人孰不曰此綜核名實信必賞罰之所致也嗚呼謂其有志於綜核名實固可也謂其無愧於信必賞罰其可乎且宣帝之治能責其實於一事不能使事事之

皆實能責其實於一人不能使人人之皆實能責其實於末節細故而不能澄淵正本之皆務其實者正以賞罰之末公耳何以言之治民如廣漢宜賞也無罪而見戮僞欺如王成宜罰也無故而被賞以至延壽以嚴明而獲罪寬饒以剛直而加誅樞機一付之閹人兵柄輕授之戚里此其大公至正之意何在哉如是而欲鼓舞人心如是而欲磨勵斯世如是而欲綜核名實宜乎減羅額者有之獻鶡雀者有之弊終有不可革者矣　孝廟惜歲月以辨事功令敢不亟愛日力以盡建立之實玉杯濫觴文繡拽地一日而奢侈非所以清天君也則執絲竹刻金翠何可不如我孝廟冶容眛目簧舌塞聰一日而惑佞幸非所以順天政也則卻便嬖寵奪內侍權

何可不如我孝廟幸臣弄法晉伯殘剥刑罰一日而不清傷天和歟則當仲月以命録囚遇陰雨而詔決獄不孝廟不可也毒虵肆歛石鼠恣欺貪汚一日而不戢冒天刑黷則梨貪黷之紕邦政旌廉勤以勵士俗不孝廟不可也如是則何憂乎事功之不立　今誕謾成風玩愒沉痼其間靖共爾位廉謹自將者固不可謂無人也然徇私黷貨抵禁觸憲之徒不能免心勞撫字身死封疆者不可謂無人也然倚勢作威望敵辟濆之弊不能革問之經濟則開誠布公之實意未盡乎問之交脩則悉心體國之實用未盡著問之郡國邊陲則宣德流化攘夷安夏之實績未易成至煩諸廷紳歷陳其弊是豈徒名實之未核黜抑亦賞罰之未公耳且賞罰者齊一天

下勸勵人心之具也必至公不徇於私而後賞罰行必至剛不屈於物而後賞罰行其必道揆不奉風旨法守不任恩怨而後可以奉行此賞罰也夫如是也賞一人而千萬人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一乾旋坤轉之頃皆遷善改過之機一雷勵風飛之際皆丕應徯志之地其機甚微其應甚速尚安有一事之不實哉

事綱 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 後章帝紀 董仲舒曰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才而授官錄德而定位 本紀 宣帝五日一聽事考試功能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 本紀 宣帝信賞必罰綜名實核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 本紀 宣帝算計見效優於孝文 崔寔傳 光武督責而政未盡美者非他昧君臣

之道於小大繁簡之際也曾易策　呂荀悅曰聽言責事舉名察
實無惑詐偽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工善無不顯惡
無不彰蘇林陸贄曰賞鑒獨任難於公舉有登延之路無練覈
之方蘇林本朝慶曆三年擢任范仲淹韓琦富弼等每進見必
以責太平既又開天章閣召對賜坐給筆札編長皇祐二年何
剡言伏望陛下懲既往之失而圖將來之得其於二府大臣
也必知其賢然後用之既用矣必使久於職焉既久矣必待
之以勿疑詳審如此數端曠日歷年而責其成功人雖中材
荷陛下信任之固必將勉為陛下宣力強而講長世之謀況
任得賢才而又久則堯舜之治無難及矣蘇軾對賢良策曰
切昇陛下以天下之大欲輕賦稅則財不足欲威四夷則兵

不強欲興利除害則無其人欲表世厲俗則無其具大臣不過遵用故事小臣不過謹守簿書上下相安以苟延歲月自頃歲以來大臣奏事陛下無所詰問直可之而已　張栻上孝宗三日實於用人委靡軟熟者在所當斥懷奸覬望者在所當懲誕慢無交者在所當治忠直爲國者在所當容確實任事者在所當用如此則人知敬恐　今上際樞臣御筆云宥密之司倚鄉爲重內外奏云謀國之臣不能爲陛下建先定之策屑屑於細故末務之間歷觀古昔人臣之得君行志經綸康濟必是素定於胷中者告之方君行之於身自始至終無一言不相應今夫境外之寇其來也有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何至勤宵旰之憂貽敵國之笑　廷紳奏御

奏御札毋須一曰責實二曰責實幾年于茲吏員多而無任事之人兵籍衆而無敢敵之士禮樂刑政之司錢穀甲兵之事大抵尚簡以塞責緣飾以爲欺臣切謂欲以實用而責天下必當以實政而先天下　廷紳言近者己達四出側席求賢稽之禮經詎應候駕顧乃稽違詔令閱月踰時留無幡然應聘之風似有屑屑往來之憚豈士大夫懷安偃蹇而不顧君臣之大義哉陛下之眞義實德未足以感發之也廷紳言今之議者不難於已往之愆而難於善方來之治往者規模不先定而前後相矯不適其中名爲更新實不越舊轉移闔闢初若可觀寧幾何時宿弊仍在朝廷之更革士大夫之議論徒爲紛紛而天下實政之未舉國家實病之未除勉強支

撐殆若濯泥於水矣　廷紳言今旁招俊乂海宇屬目臣願
陛下建皇極去偏黨大臣布公道開誠心與中外大小之臣
同心戮力如泛彼中流期於共濟講天下之實利害而不必
較一時之虛是非　東萊云明君之治天下也將責之以實
先取之以名開之以其塗示之以其利天下之名爭至於吾
前以文學之名至者吾從而察之則董仲舒之實公孫弘之
僞皆見矣以理財之名至吾從而察之則劉晏之實延齡之
僞皆見矣彼皆邀之吾始得以知之是則自獻其名乃自獻
其實也善爲治天下者以名爲實不善爲治天下者以實爲
名特在用之何如耳名何負於治哉聞漢帝之綜核名實矣
諸葛亮之循名責實矣未聞其去名也名正所以責實之具

崇何先去之耶

時政急務七　　以定計圖功立説

【策頭】回天下之精神者必有把握之力量養天下之元氣者必有包容之度量以内外之事權不一能收歛於掌握之中此挽回世變之良法也以内外之事勢不齊能容納於大度之内此培植根本之要道也故當渙散之久而不善把操猶調弊絃而不能更易必有弛而不張之慮當把握之餘而不善包容猶易新絃而失之太急必有斷而不續之憂然則今日内外之事法固可以作一時之精神道又可以壽一代之命脉操而能繼其變通也闔而能闢其通也久蓄吾力於發強有守之頃養吾智於有餘不盡之時則内外之事可以徐

就吾之條理也

策段天下未嘗無任事之臣每患無善任之君非任賢使能之難也而專志求治之未易多得也且越至小弱也句踐抗復讐之志則范蠡大夫種之徒競出而效其力蜀至狹隘也先主堅復漢之志則諸葛亮關羽張飛之儔樂用以致其功雲龍風虎咸會一時坤轉乾旋光照千古雖一隅偏方之君臣尚能以自立況以東南之全力總中外之多才涉川以舟何患無周瑜黃蓋為之奔走而宣勞馳陸以馬何患無王毛仲張萬歲為之盡職以芻牧居而耕屯以自贍行而轉輸以給餉何患無羊祜劉晏諸才為之併力以叶濟所可慮者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則鏌鋣為鈍鉛刀為銛矣知之不深信之

不篤則鴟梟爭鳴鳳凰遠逝矣如是而想望於崇衡闘艦之
師歆慕於隴右蕃庶之牧馳心於襄陽闘中之耕且詗毋乃
卻行而求前乎淳祐青宮之御墨雖省未必如淳熙闕政之
御札苦口也淳祐更始之詔音雖勵未必如淳熙過舉之詔
音金石也是所謂意向客於虛而不足以集事國家固為已
往之歲月憾乃若繼今已往方新之證當以淳熙力行之新
政勉之曩者淫雨妨麥旋致禱祈樞紐以是斡矣今者災異
頻仍寖成愁怨機軸何以轉耶曩者乙卯水災優為行恤生
意以是回矣今者譴告旁午已甚淫滔和氣何以復耶若能
如淳熙已行之政處之則淳祐以來方新之天變猶可弭曩
者京湖清宴襄漢夷平風采以是振矣今者蜀殘襄敗荊凛

淮泝精神何以復邪畏者邊郡無兵淮城晏閉步驟以是寬
矣今者羽檄朝馳刁斗夜振局數何以定耶其能如淳熙巳
行之政處之則淳祐以來方新之外患猶可禦吁何可不加
之意向乎竊謂事功之成則靡常志向之方則貴定厲精思
治加惠生靈志向固美矣日倏内治之成以自暇則恐持念
巳幾於不力而終至於弛廢也旰食憂邊折衝外侮志向固
勤矣日倏外治之定以求安則恐立心巳幾於不固而終易
於懈弛也以乍進乍退之情應方來無窮之事以且前且卻
之意當不虞猝至之憂如是而欲措内外之治安可乎聖天
子邃處深宮如雲如日其精敏而不怠邪愚不得而知之也
其晏安而無為邪愚不得而知之也然竊謂雖有心文武之

憂勤而不能不希覬文武之逆樂則是志向不及於事一進
銳退速迭變雖定文武所以為文武果如是乎

事料 高祖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雖日不暇給規模宏遠矣（本紀）武帝創業垂統為世英規（司馬相如傳）孝武規恢萬世之策（傳）孝武開設學校爰立章程雖世道多故而規模宏遠矣（晉書）太祖盛德含光規模宏遠（唐張行成傳）本朝太祖連數十城之鎮割其故地以小其力易動難蓄之兵斂置懷服以消其難至於舉良賢崇孝悌綴禮樂明考課廢政大體彌綸備具其遺文故事施於後世（晉華進總敘）仁宗時蘇軾賢良策云臣願陛下條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可用之人有幾某事未治某人未用雞鳴而

起曰吾今日論其事用其人其事果濟矣乎其人果才矣乎又作忌治論曰古之君子先定其規模而後從事故其應也有候其成也有形如炊之無不熟種之無不生也昔子太叔問政於子産子産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令治天下則不然及其發一政則曰姑試行之而已其濟與否固未可知也前之政未見其利害而後之政復發矣歟孝宗乾道六年張栻奏謂國當先立一定之規模周密備具按而行之若農服田力穡以底于成上曰奕者舉棊不定猶且不可況謀國而無定規乎政徐誼上孝宗曰今天下之事未易屢變而其大者若國勢若人材若兵制若財用若民力與邊備之類不過數端之

中關節脉理之相貫得失成壞之相因統之有其宗操之有其要若庖丁解牛而中經首之會當有不待紛更按撥百弊煩苛惟在陛下聖志之一大臣用心之同講明貫通規模確定而已時之易失事之難平翫愒不圖悔且何及 今上詔中外大小之臣直言以弭冬雷之異臣奏天下之事非一手一足所能整頓自非賢智輻湊叶心併力朝行暮究愛惜分陰極力拯救將恐平治無期此非陛下舒徐寬緩之日人臣優游暇逸之時昔蘇軾有言方春而雷發聲天其或者欲陛下出號令以震動天下宜及於早而矯臣下舒緩之咎

廷紳言陛下初親大政用賢去凶四方感動庶幾端拱成平之治矣然賢者雖聚於朝而信任不篤旋又散去其後廟堂

之上更相傾奪數年之間國事屢變人心顒望未知適從
廷紳言陛下懼名分之久隳念國家之大計赫然震威大明
黜陟權用臺諫收召故老進忠讜於列位起廢錮於幽側不
由注擬盡出英斷甚盛舉也而中外之人覘時慮事者猶凛
凛有聖志未定之疑　廷紳言人主技賢去邪圖爲事功在
乎立志志有未定固不可也定而不能久猶未定也陛下翕
受羣才而始維新採之清議斷自聖心至公至當孰敢不服
臣願益堅聖心不惑浮言登進之間審之又審無使薰蕕同
器邪正並用庶不蹈元祐之轍不勝幸甚　廷紳言今日之
事如療痼疾如救危基七咧少差元氣索然一着或誤滿局
皆敗當是之時安危理亂之兆實伏於此臣願陛下立定見

以明辨守定志以堅凝大道公行而官惟其人柄自上出而罔及惡德必謹審以障其奔競之瀾必澄擇以塞其僥倖之路果君子耶祿之任之持久以試之勿爲異論之動搖果小人邪屏之斥之重罰以錮絶之勿使夤緣而復用則人才輩出中興之功日月可冀　水心云天下之勢有在於外戚者矣呂霍上官非不可以監也而王氏卒以亡漢有在於權臣者矣漢之曹氏魏之司馬氏至於江南之齊梁皆親見其篡奪之禍習以其天下與人而不怪而其末也宦官之微匹夫之勇奮士卒之擅命而天下之勢無不在焉若夫五胡之亂西晉之傾覆此其患特出於公卿子弟里巷小人游談聚論沉湎淫泆而已而天地爲之分裂者數十世嗚呼勢在天下

而人君以其身求容焉猶豫反側而不能以自定此甚可歎
也太祖皇帝踐作十年之間輝耀兵甲俘取僭僞之君若拾
遺而天下爲一身致太平爲子孫萬世之計向之衰敗艽缺
二百餘年英武之君忠智之臣圖回收取不能什一而孱弱
幼主俯首服從相顧憤激以至於流涕痛哭莫敢誰何者一
朝翕然皆在把握之內何其速也此無他能以其身爲天下
之勢而天下之勢亦環合而從已操持把握在我而不在人
安有齟齬扞格於其間此必然而無疑者矣

時政急務八　以祈天永命立說

策頭有成王之敬德則召公之奉幣祈天爲無愧有宣王之
修行則有司之奠瘞宗神爲無歉慨言千古慨論一世成周

之君何其希聲而寡和耶由其誠敬之心積於平日者爲有素故警戒之誠發於一旦省愆可通變異於未形一心之畏常如臨深而履薄況變異已著之日乎譴告既銷一心之敬猶如大賓而大祭況譴告方新之時乎是以召公大臣一則曰王其疾敬德二則曰王其德之用雖受命永命爲無愧矣乃雨反風禾則盡起豈但出郊而致之詩人之意一則曰遇災而懼二則曰百姓見憂雖六月興師且無歎矣雲漢之變豈非撥亂之時乎苟乎時怠忽而徒加警於譴告之來則天命未保其往也

策略人徒見齊七政類上帝大舜之克當天心也豈知昭受弗迷之誠而其一念清明者有以格之又徒見雨反風禾盡

起成王之祈天永命也豈非緝熙光明之學而其一德清明者有以致之清明如武王則天休震動矣穢德若商受則上帝弗順矣　國朝之治莫仁祖之時爲盛災異之形亦莫仁祖之時爲多銷變之誠亦莫仁祖之時爲至今觀慶曆之詔有爲飛蝗春旱而發者皇祐至和之詔有爲星變水災而下者然其辭皆懇切至到讀之使人感泣其他引咎責躬不可勝紀其視桑林之六事自責宗漢之側身修行同一意向也而當時諸公因事致戒無非讜論爲龐公籍之論則言執政未能守紀綱爲蔡公襄之論則以朝廷之未能修人事韓公琦條十事則以節浮費酌茶法爲先范公仲淹列四事則以察官吏修常平爲要或力薦四賢以爲救弊之方或乞飭儒

臣以言災異之証至於戒命令之變遷減賦入之定數凡所指陳上及乘輿下關廊廟譏訕時政略無避諱其視夫湯旱餘烈鼠竊狗偷之論萬萬不侔也不知今日之事夫其已修耶未修耶推見夫朝廷之上紀綱叢脞百司庶府衆弊因仍時政若此何以格天衆正雖升外邪旁魄庶賢固已並用貪鄙猶未盡除人才若此何以格天百物翔湧田里不能無愁嘆之聲比訊方殷邊防不能無單弱之處內外之治又若此何以格天愚願今日體上天垂戒之意加夙夜修省之誠其於時政也必使大綱小紀煥然一新皆有振起精神之義其於用人才也必當盡榆桑梓無植蕭艾杜奸謀窺伺之隙其於內外之治也必室廬咸奠桑刈麻生常有嬉嬉之樂器械

必脩糗粮必峙邊庾常若寇生之時如此則天變之不弭天休之不至愚不信也

事對 召公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又云用供王能祈天永命晉詔召周家世積忠厚仁及草木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定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故其積基樹本如此之纒綿也晉總帝紀人厭隋亂而蒙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世得以憑籍扶持而能永其天命興唐高祖詔聖濟厥治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愈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體符不于祥于其仁符柳正 本朝神宗熙寧中蘇軾上書曰仁宗德澤在人風俗和又社稷長遠終必賴之 元豐元年王安禮

曰累聖不妄殺所以後世安榮　陳亮上孝宗曰自昔帝王有天下其國祚之長短係於天命之去留或方盛而遽衰或既絕而復續幾微之際不容毫釐甚可畏也蓋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自其君德之修而天命之集也所以垂千載之紀造無疆之歷使其後世憑藉而世守者不爲不厚矣　陳傅良上光宗曰夫藝祖以得民心受天命而使困窮至此天所以復命壽皇暨陛下將以拯民窮也書曰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方今之患何但夷狄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耳豈不甚可畏哉　徐誼上孝宗云內自朝廷外自郡國若吏員若兵制若俸給若恩數若經常之用若應泛之需莫不條目纖析尋繹其源以講增益所自來裁抑其流以遏浸淫之

所止當以其所著而訂其所獨參酌確定然後煥然布於中外自然體統明而人情知所底定經制立而內外有所持循德意不為虛文而仁政達於天下可以續民命而壽國脈生受戩而起事功矣　今上詔屬時多虞繇朕寡德若涉淵水圖濟全功於明孔陽屢親庶事克禋克祀有報有祈于以弭災而順豐年于以建極而成天慶惟精忱有以孚感則方夏庶乎輯和方將導迎善氣緝熙純嘏與天下元元同其福廷紳言自古人君撫多艱之運振中微之勢未有不以脩德立政而能安天下之生民者蓋脩德則可以回天意立政則可以起治功天意回則貴華賤夷而胡運有衰亡之漸治功起則內修外攘而王業有興復之圖　廷紳嘗觀唐馬周

之論以為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蓄積在乎百姓苦樂而本朝蘇軾亦謂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富與貧近歲之為相者專為掊克聚斂之圖不思財聚民散之義浮鹽作於下而鈔法壞牙契奪於上而經總虧羨餘多而官兵之廩給無支賂遺行而州縣之坐竭不恤民力窮於下軍心怨於上一旦土崩瓦解雖有府庫其如天命之可徙何　廷紳言陛下深念根本之所係灼見聚斂之宜非節用省費損上益下使州縣得為而民力寬將帥善御而軍心固國家由此尊安曆數自此綿遠此祈天永命切實之務　陳傅良云天下之事有可畏之勢者易圖而無可畏之形者難見也故明智之君不畏夫方張之敵國而深畏夫未見其隙

之民心秦自孝公至於莊襄亟耕力戰荐食諸侯之境歷七世而幷於始皇之手吁亦艱矣始王惟知天下之難合而其患在六國也故虛其社稷裂其土地而守置之以絕內爭之釁中國不足慮而所以爲吾憂者猶有四夷也於是郡桂林城積石係百粤而御匈奴於千里之外始皇之心自以爲天下舉無可慮足以宴然萬葉矣不知夫天下之大可畏者伏於大澤之卒隱於鉅鹿之盜而其睥睨覬覦者已滿於山之西江之東也一呼而起雖有百萬之師建瓴而下而全關之地已稅駕於灞上之劉季矣

其獻策收結等語段並見前卷第一套